



西岭雪 / 著

用的躯壳，
能用来走近你
的灵魂来爱你。



西岭雪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國·廣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生一世25天 / 西岭雪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60-7147-6

I. ①—… II. ①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6781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郑裕敏 刘玮婷 邹蔚昀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朱展韵 @点纸

书籍插图：罗寒蕾

书 名 一生一世 25 天

Yishengyishi 25 Ti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 6 插页

字 数 17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9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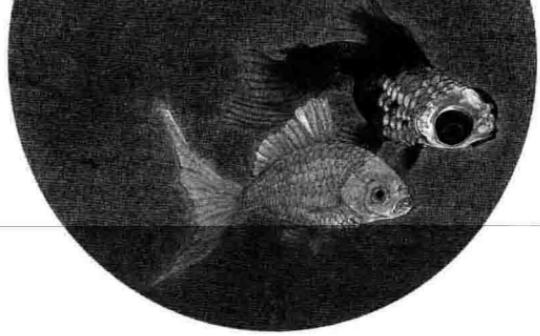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n.com.cn>

可不可以让他再见到无颜，
与她无怨无悔相爱一场？
当无颜义无反顾奔向车轮的时候，
他的心也被撞得粉碎。





002 壹 阴间：奈何桥

“我恨这无用的躯壳，如果她不能走近你……我就用我的灵魂来爱你。”

无颜的灵魂走在黄泉路上，孤零零，飘荡荡，无所归依。
令正在哪儿？

她只得继续向前走，从生到死，从阳间到阴间，从人到鬼。
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018 贰 阳间：咖啡与记忆

饮品店里，无颜点的是咖啡。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盲人一样的黑。

每周五，下午五点钟，绮梦咖啡馆窗外，十九路公交车站牌下，无颜等着令正。
直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终此一生。

032 叁 阴间：六十年前的故事

戏子不可以失场，情人不可以失约。
老鬼生前在苏州河等外婆。死后在奈何桥等外婆。
六十年生生死死，不见不散，至死方休。

050 肆 阳间：看不见的爱人

瑞秋曾经很懂得调整吵架的时间表和热度计，把丈量的地盘开疆拓土。

然而现在，她感觉自己的疆土在寸寸流失，为一个看不见的女人——他们在为了无颜而冷战，疏远，甚至面临分手。

072 伍 阴间：教你如何去还阳

“你今年几岁？”

“二十五岁。”

“那么你会有 25 天时间。每一天代表一年，从二十五岁开始倒数回到你出生的日子，你必须得到裴令正的爱，并带他的灵魂一起回到地府，一同转世重生，保有今世记忆。”

090 陆 / 阳间：雪孩子与少女云

可不可以让他再见到无颜，与她无怨无悔相爱一场？
当无颜义无反顾奔向车轮的时候，他的心也被撞得粉碎。
抱着她，感觉她的生命在自己的怀中点滴流失。
她是否化成一朵少女云，行走在他的命运上空？

108 柒 / 打破阴阳界，还魂到人间

她应该回去的，亲眼看到令正，与他相逢、相处、相爱、相牵。
纵使粉身碎骨，纵使萎落成尘，纵使魂飞魄散，纵使永不
超生。
以灵魂为抵押，再爱一次。

126 挑 / 倒数第 25 天：绮梦成真

回到阳世的第一件任务，是拾起前生的最后一个脚印。
她对他提出第一个请求：“去绮梦吧。我会在十九路站牌
下等你，让我等到你，好吗？”
“好！”

144 玖 / 倒数第 24 天：愧曾为人师表

老鬼有些迫不及待：“那你明天去哪里？”
“盲哑学校。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得去把自己的脚印找
回来。”无颜答，接着反问，“你呢？”
“或许是苏州河吧。在上海，也没别的去处。”

164 拾 / 倒数第 22 天：重返大学校园

无颜贪婪地看着这英俊的青年，低头咬唇，把心痛咬紧在
齿缝间。
她还有 22 天，最后的 22 天。
他忽然很想，很想问无颜一个问题：你，后悔爱过我吗？

目录

25 Days

180 拾壹 / 倒数第 19 天：识破真相

粗心的令正，分不清十九岁与二十五岁的区别。

再过几天，等她回到十三四岁，就怎样也瞒不住了。

他会怎么样？惊惶失措？斥责她的欺骗与阴谋？找人作法叫她魂飞魄散？

198 拾贰 / 倒数第 18 天：二郎探府

二郎终于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钟家花园。

粉墨平生，从不欺场。

跋山涉水，穿阴度阳，今夜赶赴这半世之约。

214 拾叁 / 倒数第 17 天：鬼打墙

令正再也忍不住，冲出门去，不管更深夜漏，要去找无颜。然而来到钟氏花园时，却发现自己仿佛走进迷魂阵，无论如何不得其门而入。

他终于明白过来，此刻，他在追求一只鬼，探访一只鬼，他是在和鬼谈恋爱。

228 拾肆 / 倒数第 16 天：如果镜子会说话

二郎飞一般旋转了一圈又一圈，喃喃呼唤：“小翠！应我！应我啊！”

镜中美女似乎禁不起那多情的呼唤，慢慢地、慢慢地回过头来。

242 拾伍 / 烧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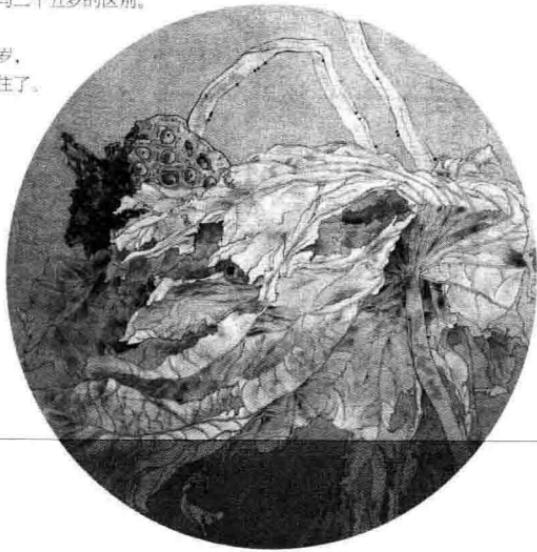
灯笼里的火焰猛地喷起，仿佛烟花霹雳，穿透了无颜的身体。

令正忍不住大叫一声：“无颜！”

话方出口，无颜身子一轻，宛如石子落进水面，片刻消散得无影无踪。

他叫了她第三声，他亲口把她的魂喊散了！

粗心的令正。
分不清十九岁与二十五岁的区别。
再过几天，等
她回到十三四岁，
就怎样也瞒不住了。



阴间：奈何桥



壹 /

“我恨这无用的躯壳，如

果她不能走近你……我就

用我的灵魂来爱你。”

无颜的灵魂走在黄泉路上，

孤零零，飘荡荡，无所归依。

令正在哪儿？

她只得继续向前走，从生

到死，从阳间到阴间，从

人到鬼。

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

的？

黑。

盲人一样的黑。

天地洪荒、混沌未开一样的黑。

黑暗中有许多声音重叠在一起：风呜呜地哭泣，河水幽咽地流淌，星子陨落时悲哀的叹息，小鬼甩动鞭梢驱赶亡魂的声音，蛩鸣声，鸟啼声，远远地还有凄厉的惨叫，像狼又像虎，不知是什么野兽，也许是人。

无颜猛地醒起，那真的是人，是一个人疼极了的嚎叫声，有些人生前比野兽更凶残，有些人死后比野兽更痛苦。这是人在炼狱里受折磨，疼得受不了的哭声。

那么多的花魂鸟魂，开时疏影横斜，死后暗香浮动。

无颜走在河岸边儿上，循着死玫瑰的芬芳，听着杜鹃魂的呜咽，却看不到任何光亮。

但她早已习惯了目不见物，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根本她生前就是个瞎子。

她只是觉得渴。发自肺腑的一种渴。仿佛身体干成了皲裂的土地，枯树野草却仍然把根节拼命地伸展，将每一滴水吮吸殆尽。

她已经赶了这么久的路，茫然无望地向前走着，一直向前走，始终不给停下来——不都说死亡是永远的安息吗？为什么她的死亡之旅如此



辛苦？

黑浓的风从黑黔的水面吹过，带来潮湿阴冷的气息，砭人肌骨。那淅沥悲哽的，是黄泉吧？

她立住了静听，水声幽咽，寂远而空灵，想必那河是深不见底的。无颜不愿意再走，她并没有一个方向，也根本不想去任何地方——如果不能到达裴令正那里，那么去哪儿，又有什么不同？

河水贪婪地涌动，像是渴望吞噬，几千几万年的冤魂都填不饱它，即使整座山沉下去，也会不留痕迹的吧？

无颜站在河岸边儿上，有种纵身一跃的冲动——她已经死了，就算投河，也不过是死第二次，有什么分别？水声使她益发干渴，她已经走得很累了，而且绝望，好想停下来喝一口水。即使人们都说黄泉的水是人间的眼泪所聚，又苦又涩，也顾不得了。

然而冥冥中有种力量牵扯着她，不许她跳，也不许她过久地停留，她只得继续向前走，走……从生到死，从阳间到阴间，从人到鬼。

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我叫钟无颜。

两千五百年前，中国有个著名的丑女叫作钟无艳，她五官平庸，毫无秀色可言，所以“无艳”；而我，我是一个盲女，双目看不见任何的颜色，所以叫作“无颜”。

自从出生那一日，世界对我就是一片黑暗，我依靠温度的变化判断日与夜，根据香味分辨鲜花与食品的种类，对事物的形状与材质一触即发，感觉



灵敏得几乎可以不使一个陌生人察觉我是瞎子。

我痛恨人家喊我瞎子。

盲人也是有名字的，名字就是给人称呼的，谁会好端端在大街上管一个明眼人叫“喂，那个人站住”，但是他们背后议论我的时候，却只会采用代名词：“哎，那个瞎子最近好吗？”“你可知道瞎子的新闻？”“瞎子这回又考了全年级第一，真不知道是她用功过度还是老师同情心过盛？”

不过是视力上有一点问题，然而人人都当我是怪物，畸形，甚至异种，总是故意很大声地表示着他们的轻视，巴不得我自卑，自闭，最好自杀，好远离他们的视线。

这世界上道德品格有缺陷的人不知凡几，不见得别人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口吻来挑剔他们——难道盲人比混蛋更可耻？

这是无颜十五岁时写的日记，充满愤世嫉俗之辞。然而十五岁以后，她不再怨天尤人，笑容日渐明朗，态度益发从容，她在日记里写道：

阳光很暖，照在身上有种懒洋洋的感觉，提醒我生而为人的快乐。我要时刻提醒自己，尽量对遇到的每个人送出一句赞美与祝福。让他们感受到我的快乐，并因我而快乐。

终于考进江中大学历史系，感觉仿佛新生命开

始。我是一名大学生了，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我仍是健康的，所以我也是快乐的。

有等待的生活总是好的，尤其是有目标有时限的等待，简直是一种幸福。比如等外公出国归来，等瑞秋赴约，等某部期待已久的电影上映，等百合花开，等蟹季来临大快朵颐……日子就在这些美好的等待中安心地度过，春秋轮转，即便看不到，也知道沿路都是风景。

.....

从小到大，无颜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交给了日记，开始还用盲文，后来就坚持像普通人一样用圆珠笔写字，再后来有了电脑，就开始学习五笔拆字。

要说的话先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在电脑上打出，请瑞秋帮忙校对，把错误一一说给她听，死记硬背住每个字根的位置和拆字方法，甚至同一种拆字法可以打出几个字时，每个字的编码。

无颜坚持在普通学校里读到大学毕业。但是她始终做不成普通人眼中的正常人。

不过她能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这真得归功于闺密瑞秋的帮助与陪伴。

无颜一直坚持认为瑞秋是上帝派给她的天使。瑞秋可以与她不离不弃是一种天意。

两个人可以从幼儿园一起进小学升中学也许尚为平常，但是她们连高中和大学也能考入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并且恰好分到





同一班，则不能不说这是巧得离谱。

她们同宿舍——当然这一点则是她们主动争取来的。

人们几乎把瑞秋和无颜看成连体婴儿，只要有无颜出现的地方，就一定有瑞秋相伴。

然而瑞秋单独行动时，可不一定非要无颜形影相随。

是第三者隔离了她们——瑞秋拍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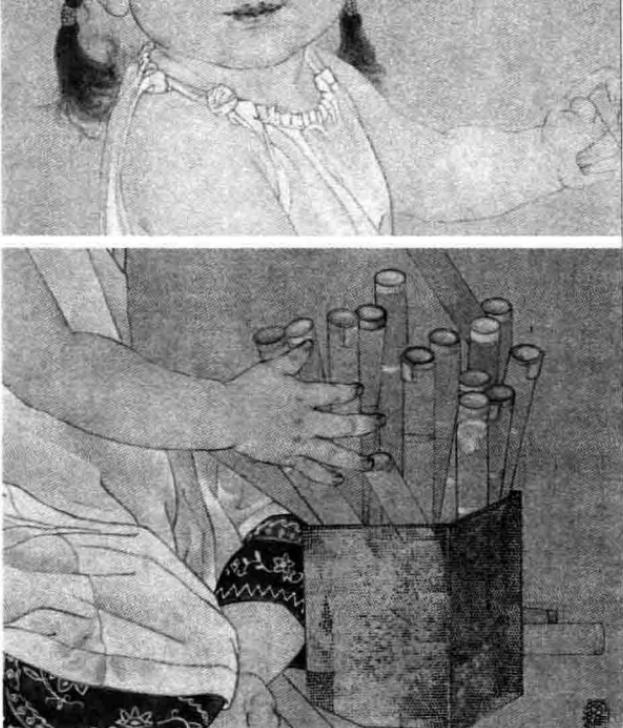
本来嘛，那样善良且活泼的一个女孩子，在大学里不会没人追求。瑞秋虽然不是国色天香，然而她温柔随和的个性很受男生欢迎，即使不恋爱，他们也愿意和她聊一会儿天。

而且她的功课又好——做无颜的闺中密友，功课想不好都不行，她们两个几乎是黏在一起的，无颜要做功课，瑞秋必须同她一起复习。有时她把课本读给她听，有时则录成录音带。无颜年年考第一，瑞秋再怎么懒散也不可能落在十名后。

瑞秋是无颜的眼睛，她替她看，替她判断，替她选择，无颜所有的衣裳鞋袜几乎都来自瑞秋的品位。是她告诉无颜，红是火一样的颜色，白是墙一样的颜色，然后她握着无颜的手去轻轻靠近烛火和抚摸墙壁，无颜微笑：“我可不想穿得像一堵墙。”

她又告诉无颜说，蓝是天空一样的颜色，而绿则像草地与树叶，无颜躺在草地上说：“如果我穿着绿色的衣裳在花园里迷了路，外公会找不到我的；但是如果我穿上蓝色的衣裳，那就像天塌下来，掉在了草地上。”

瑞秋便笑，带她去超市里触摸各种水果，说这是桃红、这是杏黄、这是苹果绿、这是葡萄紫，而最终，无颜选择了芒果黄。她说芒果抚摸起来如此光滑得亲昵，而闻起来清香得甜蜜，有种



幸福的感觉。

从此瑞秋便一直替无颜买柠黄色的衣裳，把她打扮得像个卖芒果的洋娃娃，兴致来时，也会乱搭色，将她装扮成一棵圣诞树。

无颜不是不知道瑞秋有时在捉弄她，但是不生气。承受了瑞秋那么多恩惠，回报一点笑料也是应该，不然叫人成天陪着一个看不见的盲友该有多闷？

无论瑞秋做什么，无颜都不会认为她错。

甚至她和她爱上同一个人。

是无颜先认识令正。

那天是周末，瑞秋有约会。无颜一个人上晚自习，戴着耳机



做功课。准备离开教室时，忽然停了电。

女生在尖叫，男生在嬉闹，有人学鬼哭，有人笑骂，脚步声吵闹声此起彼伏。

无颜停住了没有走，不是怕撞到人，而是怕人们在黑暗中撞到她。

过了好一阵，走廊里渐渐安静下来。无颜关上自习室的门，听到楼上有人摸摸索索地下来，好像在拐角碰到了，痛楚地闷哼一声。

无颜柔声问：“同学，需要帮忙吗？你住几号楼？”

“男 B 座。”

是个男生，他握住无颜柔软的手，亦步亦趋，一路无声地下楼，穿过走廊，月光下依稀看到这是一个身形窈窕面目清丽的女孩子，不禁暗呼艳遇。

男 B 座前，无颜说：“到了。”

男生一路有点神不守舍，这时候才发觉已经抵达目的地，不禁有些留恋，并且十分好奇：“你不怕黑吗？”

“我是历史系一年级的钟无颜。”

无颜这样答他，是以只要报出自己的名号，也就等于说“我就是那个瞎子，故此不怕黑”。

偏偏裴令正并不知道钟无颜其人，听到这话不禁会错了意，只道这女孩自报家门，是提醒自己要有所表示。

讨好女孩子是男生的本能和义务。何况裴令正对这女孩也的确有好感，遂欣然买了一束花，第二天晚自习课时大张旗鼓地送到历史系教室去。



虽然只是康乃馨，不是玫瑰，仍然引起了小小轰动。

他站在无颜面前时，仍然没意识到这女孩子有什么不同，灯光下看清楚点，她脸上有些欠缺表情，但眉目姣好，肤白如雪，的确是个美女。

令正说：“谢谢你昨晚的救命之恩，拯我于黑暗之中，令我有机会重见光明。啊，你是我的普罗米修斯，你是我的月光女神。”

他夸张的表演引起一片哄笑声。无颜也在笑，可是眼角分明有泪，她哽咽地说：“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收花，谢谢你。”她将脸俯在花上轻轻地嗅，趁机擦干了眼泪。

到这时令正才觉察出异样，他求助地看着周围，听到有窃笑声传自四周。解围的是无颜身边那个短发的女孩子，她温柔地笑着，自然地邀请：“一起出去吃杯冰淇淋怎么样？”

吃冰的时候，令正同无颜聊得很热烈，但是他的眼睛落不到实处，他实在不习惯这样子——和一个人交流的时候，眼睛无法沟通。

又是瑞秋接住了他的眼光，她寡言，但不是呆板，只是温柔。她一直在专注地看着他们两个人说话，嘴角噙着微笑，眼里有欣赏和赞同。也许是因为她和无颜在一起，当下裴令正觉得从没见过第二双更加善解人意秋波明媚的眼睛，他同无颜斗口齿的时候，眼神一瞬不瞬地看着瑞秋。一盘冰吃下来，两人已经用眼睛交流了千言万语。

无颜，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地成了红娘。

我希望可以有一分钟的光明，只要一分钟，让